

乡情

# 麦香深处的乡愁

□武青山

小满时令，布谷鸟叫得格外响亮。

五月的风，梳理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穗儿用绚丽的颜料，把大地染成金色的海洋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麦香味儿，又到了一年麦熟时节。

小时候的麦收，是镰刀挥舞在金色土地上的壮美画卷，那份浓烈的激情，定格成农村六月特有的风景，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我的小村东依中条山西麓，两河环拱，傍河生息，因河而荣，也因河成殇。仲夏时，山谷里的泉眼汇聚成溪流，浇灌庄稼，待到秋日雨水增多，山洪奔泻而下，裹挟着浓浓的泥土气息咆哮着冲向河堤，秋天作物时常被淹没。

所以，麦子能不能有好的收成，是村里人一整年吃饭的保障，老人常说，收麦子就跟虎口夺食一般。

谷雨过后，万物向荣，田野里能入口的野菜都品尝过了，榆钱、槐花也都香落为泥，人们开始期盼麦子的收割。

春明景深时节，母亲喂养的那只老母鸡开始趴窝。我好奇它与众不同的模样：头上的毛高高耸立着，就像被炮仗炸过似的。母亲用棍子撵它出窝，让它多下几个蛋，看它执拗的样子，没办法。说是有苗才能孵出小鸡来，家里没有公鸡，母鸡下的蛋没有苗，母亲就拿着家里母鸡下的蛋去和邻居家换。母鸡趴在窝里几乎不动，等着小鸡啄破蛋壳。

立夏后，田间路旁麦苗葱茏，田垄上麦子拔节孕穗，忙着灌浆，做醋的原料——大麦，摇晃着长长的麦芒成熟了，村子里各家各户开始着手酿酒的准备。此后一个多月，小村的角角落落都会飘荡着醋香味儿。

大人们忙碌，小伙伴们也不闲着，相约着去田垄里捉禾鼠，爬上杏树拽酸杏，或是扯了已经泛黄的麦穗儿，在田垄边挖个浅坑，搂几把枯枝点上火烤麦穗，搓开吹净吃焦黄的麦粒，手上嘴巴上被熏烤得黑乎乎的。

二

端午临近，目之所及，乡村田野风风火火地热闹起来了。

村每个小队都有打麦场，阔五六十亩。大人们着手割场。用水均匀洒在地面上，稍晾晒后，牛拉耙耙匀了，撒一层上年留下来的麦壳，石碌碡一圈一圈压实，麦捆拉回来，在这里摊开晒干，碾场、扬粒、堆麦秸，都要在这里进行，地上不能有虚土和裂缝。

置好了镰刀、磨石、绳子、推板、木锨、杈子等等，我们也就放麦假了。

小时候，端午前后的早晨天气尚凉，人们还得穿着夹袄，天还没有亮，镰刀与磨石噌噌的打磨声开始催促着我们上地。田间路上人影憧憧，牛车赶趟。大家伙儿在麦地一字排开，依然是几位手脚麻利的叔叔打头阵，在前面拱洞，其他人紧随左右，如大雁排开依次开镰，麦浪就在他们飞舞的镰刀下，铺展成柔软的金色毯子。女人们把割倒的麦子收拢打成捆，一个一个立在麦田里。趁着骡马驾着的大马车，一

路上扯着嗓子来一句“鞭子哎，一呀甩”，把麦子拉到打麦场。

候在麦场专门碾场的人们打散麦捆，叉子撒散麦秆直立起来，太阳高高地暴晒着，等过了晌午，就可以赶着牛，拉着石碌碡碾场了。到了午后太阳偏西，麦秆被碾压得平平展展的，闪着晶莹的亮光。麦粒都睡在麦秸下面，人们手握叉子，面向外一圈儿排开，挑起麦秸，手里有节奏地抖动，麦粒就如金子般洒落在麦场上。

场子撒完了，用带轱辘的四齿木推车把麦秸推向场边。几位打麦秸堆的把式堆积、踩积，看着麦积一尺一尺长起来，堆好的麦积堆长约五丈、宽两丈有余，高近丈五，积顶跟房子一样为歇山顶，完了会涂上一层泥，不怕淋湿发霉，后冬是喂牲口的好草料。

踩麦积是技术活，踩不好，堆出来的麦秸堆歪歪扭扭不说，还容易倒塌。看着大人又了一大摞碾过的麦秆，抡圆了胳膊甩向麦秸积上面，那般利索劲让人很是佩服。

别的人用推板把混杂着麦壳的麦粒推成好多堆，架起风车开始扇麦。这个点已经是天黑，探照灯照得麦场跟白天似的。三五人轮换摇扇车鼓风，一人在扇车上把住簸箕，两人用木锨把夹杂着麦壳的麦粒倒入簸箕，簸箕左右摇晃，簸箕下有特制的轮子，摆动簸箕很轻松。麦壳在风车的劲风吹动下飞得很远，麦粒就落在近处，分离得干干净净。

大一些的麦场，碾一场下来会有上万斤麦子。如果天气不好，麦场就摊开的少一些，要抓紧碾好扇净收回库房。

就是这样集体劳作，大家各自分工，昼夜忙碌，却是有条不紊。麦收在全村的忙碌中，要持续一个月时间，也是最要紧的事，大人们嘴里时常会念叨：“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连阴吃饱饭”，说的就是这个。麦子入库后会出汗，怕发霉坏了，还得全部搬出来再晾晒几天，重新入库。

晒好的麦子要挑选最好的交公粮，剩下的队上按各户的工分积累分口粮，余下的存放在粮库里，以备旱年歉收，可以救济那些家里孩子多、劳力缺、工分少、分的粮不够吃的困难户。

碾场歇下来，几个力气大的汉子，会单手去翻石碌碡，碌碡四百斤有余，从场地这头一直翻到那头。有人双手支撑在地上，两腿夹住碌碡，屁股把躺着的碌碡推立起来。这些人力气大，吃的也多，一顿饭要几大碗。

三

大人们忙着割麦、打场，我们小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地里拾麦穗，拾的麦穗要过秤交给队里。记得二哥手很麻利，他总是拾得最多，学校还给他发了钢笔给予奖励。也有手慢拾得太少，就会趴在邻村的地埝下，瞅着没人，赶紧抱人家一小捆麦子钻入小树林，剪了麦穗回去交差。

我有几次被老师安排在麦场、村口站岗，手握红缨枪，倍觉威风。到了晚上，小伙伴们攀上如山的麦秸堆，碾过的麦秸柔软光滑，遥望着清朗的夜空星星灿烂，就静静地

躺着，有时候睡着了，也没有听到妈妈唤孩回家的声音。

小学还没读完，土地下户了，各家各户各自忙碌。我也学会了割麦，学会了怎样把麦捆抖散立起来，学会了牵着牛拖着碌碡碾场。先是围着场地大圈压，从外往里一圈一圈碾平，再是小圈从外开始半场赶着碾，圈圈相接。最快乐的是，大路上会有卖冰棍的，二八横杆自行车后驮着白色木箱，打开箱子，掀开厚厚的棉褥子，一缕白气散开，2分钱的冰棍齐整整的，父亲会买许多，塞进空的暖壶里，热得厉害了吃一根，是透心的凉。

就在大人们忙着收麦时候，家里的小鸡也孵出来了。

儿时日子清贫，养鸡是家里每年必须的，下的蛋可以拿出去卖了补贴家用。

老母鸡一整天会带着她的孩子们在院子里刨食，在麦捆间乱窜，一不小心就会踩着小鸡。老母鸡咕咕的叫声就没有停歇过，它发现麦粒，就叫几声，啄几下，唤她的孩子们过去吃，妈妈酿过醋的醋糟也是它们喜爱的吃食。

小时候，在土墙根偶尔会遇到小蛇，母鸡看见了，会伸着脖子，张开翅膀，把小鸡护在身后，大声嘶叫。我有时候也会趁着母鸡不注意，把小鸡引到外边，小鸡也喜欢跟着我乱跑。

## 四

日子虽然不富足，大家伙战天斗地，其乐融融，并不觉得苦，后来碾麦子有了拖拉机，有了脱粒机，这些年，大型收割机在金色麦海驰骋，几天时间就能收完麦子，再也不担心下雨。

村外河堤修缮得固若金汤，河水不会漫田了，再也不怕水淹庄稼，各家再也不为能不能填饱肚子发愁，大家却时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日子，几分钱冰棍的味道成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味。打麦场早已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洋楼，那些石碌碡被安放在了广场上，与当年收麦用的推板、木锨、杈子一同，做了小村记忆展馆的展品，成了人们打卡的景点。

每当田野上的麦浪从青绿走向金黄，石碌碡的梦里是否还能听得到打麦场上曾经纯真的欢笑声，还能不能抚摸到那头拖着它碾场的老黄牛的尾巴？石碌碡吱扭扭的声响，孩童打闹的身影，拖曳着这缕缕乡愁，在乡村田野里飘荡。

种种物事的诸多变迁，渐渐明白了，曾经目睹的那般自然的风土人情，朴素的生活经历，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栉风沐雨的精彩演绎，就是一部人类活生生的、改天换地、蹒跚前行的见证，是历史脉络中最清晰的剪影。这幅画轴里一页一页的插图，用血脉演绎着传承，用记忆拓印在骨子里，汇聚成河东人文跌宕的奋斗故事，凝结为生生不息的追求精神。

此刻，五月的田野，风高日暖，一望无垠的金色麦浪在微风中起伏，与布谷鸟合唱一首嘹亮的歌，家乡的土地，在黄河母亲怀抱的呵护下，正收获着最丰厚的希望。

注事

□张俊英

说起入党的事，我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要从1968年说起，当时我在离家有十多里的西埝学校任代课教师，那年入冬的一天，公社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。一见面，主任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经研究决定，让你到新寺学校任教师，你愿意吗？”当时我想不能挑肥拣瘦，就痛快地答应了。过了两天，新寺村来了两名干部，骑着自行车到家里来接我上班。这时我才知道，新寺村是孤山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村，风大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。几十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四个居民点上，从南到北足有2.5公里，吃水要沿着崎岖的小路到深沟里去挑。学校仅有二三十名学生，一个教室。教师所有课程全教，所有年级全包，给这个年级讲新课，给另一个年级布置作业，一堂课要完成几个年级的教学任务。

面对当时的情况，我曾想打退堂鼓，但一想到一走，几十个娃娃怎么办？最终我还是安下了心。我根据山区的实际和特点，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勤工俭学，打酸枣、捡羊粪蛋、挖药材。我还带领他们参加公社、联校组织的表演和竞赛活动，并获了奖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学校各项工作名列公社前列，我也被评为模范教师。

1971年，我写了入党申请书，递交给党组织。后村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：“你到咱村工作一年多了，很受群众和学生欢迎，支部准备发展你为党员。”我激动地说：“我够格吗？”支书笑着点点头。经过党组织悉心培养和严格考察，公社党委批准了我的申请，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。

离开那个小村庄已五十多年，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现在已到了耄耋之年，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，同那里的干部和村民的感情永远无法割舍。那里的山、淳朴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岁月如歌

## 又闻布谷声

□木瓜

时至小满节令，天色微明的旷野，不时传来洪亮的布谷啼鸣，“布谷布谷”。那音律急促嘹亮，声声入耳。

自古以来，布谷鸟是一种夏候鸟，每到麦子收割季就会飞到北方，象征着农时与希望。四声一度、连续啼叫的“布谷布谷”，被庄稼人理解为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”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长在农村的孩子，每当听到布谷啼鸣，大抵犹记一年一度“龙口夺食”的“三夏”场景，夏收、夏种、夏管被鲜红的颜料刷写于墙，伴随着布谷声声，给人以如临战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。一声“谷黄麦黄，秀女下床”的谚语，令学生放假，干部返乡，全员投身“三夏”大忙。那时的老农，尽管目不识丁，却把二十四节气说的滚瓜烂熟，一过清明，就说：“清明吃麦六十天。”除草的农人，站在春风拂过的麦田企盼着布谷鸣叫，麦浪翻滚，丰收在望。

布谷声声，小麦开镰收割，火热的夏收鼎沸了。一家一户，男女老少，倾巢出动。男丁领先、挥舞镰刀、弯腰抬头、割麦成堆、一路向前，我们当地把这种带头起割称作“拱洞”。妇女和成年孩子依次排开，每人三垄，紧随其后。锋利刀刃与黄色麦秆交割的“嚯嚯”声，回响在金色的麦浪间。一晌辛劳，汗流浃背的大人们用袖子擦去遮住眼睛的汗珠，孩子放下镰刀直喊腰疼，满脸沧桑的爷爷笑着说：“小孩子，哪有腰？”满地麦茬在烈日下泛着青光，割倒的麦子惬意地躺在阳光下。这就是农人的收获和富足，虽然辛劳汗滴土，却依然陶醉在自食其力的丰年中。

今又布谷声声，但已时过境迁。随着科技进步，生产力迭代发展，“三夏”劳作再也不需要挖掘人体潜能，大型收割机南征北战，以往个把月的夏收战役，如今三五天便可大功告成，颗粒归仓。但“布谷布谷”的啼叫，依然亲切，不啻警钟长鸣：要惜粮爱粮，并牢牢把饭碗端在中国人手中。



我的入党故事